

學統

學統卷之二十四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羅仲素先生

先生姓羅名從彥字仲素南劒人自幼穎悟不爲詞章之學及長堅苦刻厲篤志求道聞同郡龜山先生得伊洛之傳慨然慕之徒步往從焉龜山熟察之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龜山弟子千餘人無及先生者先生初見龜山三日驚汗浹背曰不

至是幾枉過一生矣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龜
山曰曩聞伊川說甚善先生遂鬻田裹糧至洛見伊
川所聞亦不外龜山之說乃歸事龜山而卒業焉沙
縣陳淵龜山之壻也嘗詣先生必竟日乃返謂人曰
自吾交仲素日聞所未聞與學清節貞南州之冠冕
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龜山將
溪上吟咏而歸恒充然自得同郡李愿中與新安朱
喬年聞先生得程氏傳於龜山之門俱執弟子禮從
先生受學焉先生懲熙寧元豐之間變亂祖宗法度

於是作遵堯錄大要言堯舜之君不作也久矣自獲麟以來迄五代千五百餘年惟漢唐頗有足稱漢大綱正唐萬目舉然皆雜以霸道有宋隆興一祖開基三宗紹述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見於紀綱法度者沛乎大醇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太宗仁廟皆知所紹述故終太宗之世無復改張仁宗之世一於恭儉至熙寧元豐中管心鞅法甲倡乙和功利之說雜然並陳宣和之末遂召金人犯闕之變其源流非一日也今皇帝遭時之艱憫生民之重困也發德音下明

詔悉剗熙豐弊法一以遵祖宗故事爲言四方企踵以望太平矣因採祖宗故事四聖所行可以圖今傳後者以事相比類纂錄之曰遵堯錄其間事之至當理之可久則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則釋以發之以今準古有不合者作辨微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來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顥等共十人其言行之可考者附於後若乃創始開基之事廟謨雄斷仁心仁聞則於其君見之襲太平之基業守格法行故事竭公盡忠則於其臣見之爰見熙豐之弊

遂啓金人之禍痛心疾首著書八卷云靖康中擬獻
闕下會國難不果先生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
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
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
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
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
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
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
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敘

固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身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奸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奸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宏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倡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

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乎學者所見自漢唐衰
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
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流
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
正類如此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於官年
六十四子敦叙皆早歿無嗣後門人葬於本郡羅源
黄際坑著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語孟解議論要
語台衡錄春秋指歸及遵堯錄行世學者稱之曰豫
章先生淳祐間賜謚文質明萬歷末從祀孔廟稱先

儒羅子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覩龜山乃知舊學之差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動心廣體胖

朱子曰龜山唱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

又曰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

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看亦甚緊要不可以不攷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朱子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

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雖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illegible]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illegible]君子矣。當[illegible]

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加泰山北斗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沒之後既無子孫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爲功利之圖浸兆金人之侮是其畎畝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素隱行怪之比耶

周氏坦曰先生不求聞達於世胸次抱負不少槩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皆推敬之義理之學正鬱於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僅存觀其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若遵堯錄一篇述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畫下及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旨公之學其明體

適用畧可推矣

愚按豫章先生潛思篤行務爲明體達用之學嘗曰中庸之書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又曰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又曰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考其議論蓋無一不大醇而至正求一言之隣於駁雜涉於旁岐不可得也其以上接伊川龜山之緒下啓延平考亭之傳褎然爲東南鉅儒良有以哉良有以哉

學統卷之二十四終

學統卷之二十五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李愿中先生

先生姓李名侗字愿中劒浦人生有異稟弱冠遊鄉校有聲年二十四聞同郡羅仲素得河洛之傳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仲素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來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上書仲素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缺其

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法
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
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荅具在方策
有足稽焉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
眞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傳受者句讀
文義而已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莫不有
師儒者之道可以善身可以理世可以配神明而參
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爲之大哀耶惟先生
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

不傳於千五歲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受經門下以質所疑倘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𡘋𡘋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倘聞之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嘗忘也至於心之不治

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道之所可貴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爾舍此不務而必求誕詭譎怪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猶饑寒切身者不知菽粟布絲之爲美而期乎珍異侈美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倘不量資質之陋妄意於此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孳孳矻矻爲利祿之學雖知眞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黙之間爲目擊而意會也倘肯

而得聞先生長者之風十年於茲今二十有四歲矣茫乎未有所止燭理不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悋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擇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猶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此不肖之身爲先生長者累哉惟先生啓廸輔翼使由正路行而心有所舍俛然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當守此不敢自棄於門下也於是受業於門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濳玩盡得其所傳之奥仲素

亟許可焉仲素好靜坐嘗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在乎是其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既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陋巷怡然自適由是涵養純熟泛應曲當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事之更得其歡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族姻舊故恩意篤厚有貧不能自振者則爲經理賑㔔之與鄉人處飮食言笑終日油油

如也其接後學荅問不倦雖隨人淺深設教而必指
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澄心
體認天理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
病在於未有灑然氷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
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
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
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
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
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讀

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illegible]以[illegible]
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illegible]
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山谷稱周濂溪胸中洒落如
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
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illegible]
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illegible]
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illegible]
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illegible]
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爾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illegible]

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嘗語學者曰孟子養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須是旦晝存養不至牿亡即夜氣清明可以常存若旦晝不能存養即夜氣何有其開示學者如此先生既閑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

堪任用是以上下之氣閒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朱韋齋與先生爲同門友雅重先生遣子從學卒得其傳即文公也沙縣鄧廸嘗謂韋齋曰愿中如氷壺秋月瑩澈無瑕非吾曹所及韋齋以爲知言而文公亦稱自從先生遊每一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絶其上達日新不已如此晚年從學者益衆方伯連帥之賢者亦樂聞而慕之

閩帥汪公應辰以書幣來迎先生往見之至之日忽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子友直友信皆舉進士友信仕至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時云元至正中追封先生越國公明萬歷末從祀孔廟稱先儒李子

朱子曰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又曰先生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翫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又曰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畧無隤墮之氣

又曰延平先生氣象好

問李先生言行朱子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

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辭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又曰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

問李先生如何養朱子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眞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眞箇是如此

又曰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其制行不異於人眞得龜山法門

又曰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訒其當時爲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先生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訒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

又曰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

又曰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於是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相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

發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朱子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歛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朱子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覩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問延平靜坐之說聞先生頗不以爲然如何朱子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

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蓋心下熟閑如何看得道理出

又曰舊見先生說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功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

又曰某舊見李先生云道亦無元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又云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說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後來方曉得他

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爾

又曰李先生意只要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

又曰李先生與劉平甫書云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整菴羅氏曰延平李先生曰動靜眞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也非性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眞於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眞可見矣求

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此等言語是實下細密工夫體貼出來不可草草看過

問李延平之學甚精密呂涇野曰這箇先生的工夫甚大蓋全在仁上作功於克己復禮喜怒哀樂未發之前體認如朱先生却稍不似他朱先生的意思便要窮盡天下物理便要讀盡天下書故如今有許多註釋看起來雖不必如此然當時却不得程門那樣人講論故不得不然

顧涇陽曰李延平初間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與田

夫野老一般可謂十分細膩這便是一箇最善涵養氣質的樣子

愚按明道說靜坐可以為學伊川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豫章亦好靜坐延平終日危坐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數先生者蓋有懲於學者馳騖紛拏之病教人先且靜坐收拾身心方有進步如孟子所云求放心一段工夫爾非若釋氏坐蒲面壁作如許大驚小怪樣子也所以伊川又說今只道敬便無病敬則自能靜考亭亦說若一向靜坐猶

有偏在看來只是一箇敬字好敬則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而不存此又二先生深恐學者錯認靜坐爲禪和子閉眉合眼底活計故從而反覆申言之爾且所謂未發以前氣象亦只要見得本體湛然如明鏡止水而已明鏡無塵止水不波心體之靜似之亦非茫茫蕩蕩空虛杳冥不可捉摸底物事也吾儒與異學一實一空一有一無一正一邪一全一偏毫釐千里之辨端在於此吾儒千是萬是異學千差萬差吾儒得則俱得異學失則俱失

都只是爭這些子爾此最是學問源頭處不當作等閑看者愚於此曾下工著實體認自謂稍有所見已於閑道錄中詳哉其言之矣願同志者孰察之

學統卷之二十五終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張南軒先生

先生姓張名栻字敬夫號南軒漢州綿竹人魏國忠獻公浚之子也頴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五峰五峰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先生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峰稱之曰聖門有人矣先生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

希顏錄早夜觀省以自警策以廕補承務郎給與間忠獻出督奏先生克寫機宜文字尋除直秘閣時孝宗新即位忠獻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先生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恥下憫中國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

於是遂定君臣之契。忠獻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勑諸將毋得輙稱兵、時忠獻已歿、先生營葬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異時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胷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於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胷中了然無纖介之惑、然後明詔中

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克而敵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强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公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先生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慇懃先生不荅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胷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

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汜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名兵者輒斥去之先生見帝帝曰卿知□中事乎先生對

曰不知帝曰金人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先生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先生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依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爲嘿然久之先生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絶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絶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

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與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帝爲竦聽改容先生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絶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爲太息褒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復前說帝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爲講官與時得晤語

也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
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先生亦以爲言帝曰正
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先生曰今日州郡
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爲
名色以取之於民爾帝瞿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
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先生言卽詔
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
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
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

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帝嘆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閤門事張說除僉書樞密院事先生夜草疏極諫其不可且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先生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先生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誼譁說竟以謫死先生在朝未

期歲而名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
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
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
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先生至簡州兵汰冗
補闕籍諸州縣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中嚴保
伍法諭溪峒酋豪弭怨睦鄰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
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
先生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
馬至孝宗聞先生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祕

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先生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瀕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先生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淮姦民出塞為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先生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狥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

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辯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
奪見戶熟田以與之先生劾大辯詐諼所招流民不
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辯
易他郡先生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
提舉武夷山沖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
小人信任防一已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
之先生有公輔之望卒時年四十有八淳熙七年也
帝聞之嗟嘆不已考亭與黃勉齋書曰吾道孤矣先
生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

樂於聞道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凡在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燬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編年行於世學者稱爲南軒先生嘉泰中賜謚宣景定初從祀孔子廟庭追封華陽伯明嘉靖中

故稱先儒張子

朱子曰、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乎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與、

又曰、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

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

又曰某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愨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衒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鶩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

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
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
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
又曰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董相仲舒諸
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
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
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自魏國張忠獻
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
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諸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

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張公敬夫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峰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旣又講於五峰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嘿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鉅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嚮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

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
又曰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
又曰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
又曰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
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歎服
又曰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
少裝折
又曰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早其學之所就既足以
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爲自足也比年

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曰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者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疏密之間君子其必有以取之矣

東萊呂氏曰公在三之義上通於天養其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歿爲二者公之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啓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不以遠近爲間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永矢靡他參觀遍考公而且博其進

學之力不以存亡爲勤惰者公之事師也
劉氏曰先生之導君也指復讐之念爲天理以稼穡
織組爲存心不惟善於引君而去世儒之空元者遠
矣然予猶喜其利義之辨焉世人析理秋毫而行汚
泥淖蓋南軒罪人哉
敬軒薛氏曰張南軒無所爲而爲之之言其義甚大
蓋無所爲而爲者皆天理有所爲而爲者皆人欲如
日用閒大事小事只道義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
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若有一毫求知求

利之意雖做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又曰太極圖說在當時惟朱子盡得其妙其次張南軒而已

敬齋胡氏曰有所爲皆是私意故張敬夫言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朱子深取之

愚按南軒謂學莫先於嚴義利之辨而又爲之申明其說曰無所爲而爲之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之人欲從來言義利公私之辨未有若此之

深切明著者也南軒故師五峰五峰之言性既已有病卽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尤不能免當時學者之疑而南軒之所見顧如此若南軒者誠可謂之學求自得者矣考南軒之學頗與晦翁相同其論心則曰心本無出入謂有出入者不識心也孟子因操舍而言也心體實無出入也其論學則曰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功夫浸密則所爲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有上達之功也其論持敬則曰只主一之謂敬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

治一物非惟無益而且有害孟子所謂必有事焉
而勿正勿助長是也其闢異端則曰思者沉潛縝
密優游涵泳以深造自得者也今而曰奔逸絕塵
在乎思則有臆度揣取之意無乃流入於異端一
聞便悟一超直入之弊乎非聖門思睿作聖之功
也蓋南軒大指直與晦翁有針芥之合使更假之
年其所造有未可量者當時晦翁於呂陸諸公並
有貶詞獨以南軒為畏友夫豈偶然之故哉

學統卷之二十六終

學統卷之二十七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黃勉齋先生

先生姓黃、名榦、字直卿、號勉齋、福建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為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先生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考亭先生、自見考亭、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危坐一倚、或至達曙、考亭語人曰、直

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伯恭以所聞於考亭者相質正及張南軒亡考亭與先生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娶先生寍宗即位考亭命先生奉喪補將仕郎銓中授廸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於墓廬甚衆考亭作竹林精舍成遺先生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先生稿成考亭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

深衣及所著書授先生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考亭沒先生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先生曰聞識者謂今天下欲為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先生名德辟為荊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為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

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先生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先生委曲審問卒得其情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羅客米發常平以振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先生報以乞候榦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餉十之一告糴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饑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即郡治後鳳棲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沖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

□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民情震恐乃請於朝創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先生日以五鼓坐於堂濠砦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算幾日錢米俱

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暇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絶有老嫗百歲二子與之諸孫從至府致謝先生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郡生靈謝爾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先生祈輒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濟山再拜雨即至後二年□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

廣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蹈於水生汝者蕭父也制置李珏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旣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先生卽日解印趨制府和州入日望其來曰是嘗檄至吾郡鞫疑獄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先生移書珏有曰丞相誅韓之後總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於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崇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至於軍政

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爲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於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爲之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人遷汴莫不狠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爲害甚於□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矣有警急攘臂而起矣迺皆不能用及至制府迺往維

揚覩師與偕行先生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斷口人右背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攜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先生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閤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

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爲丘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竊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曰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

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弦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飯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

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五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蘄黃決不可保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黃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俯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

爲御史李楠所劾初先生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閫與
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先生及倅安豐武定
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
深知先生倜儻有謀及守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
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先生入
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先生遂歸
里編禮著書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先生與
之講論經理亹亹不倦諸生朝夕質疑請益如考亭
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

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卒贈朝奉郎錄其子諡文肅有經解文集行於世

朱子曰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中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卿者不輕

董氏訓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於講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

愚按勉齋之言有曰古人爲學大抵於身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事制心之語敬勝義勝之

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又曰為學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固有之也然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得天花亂墜亦於我何有干涉又曰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虛靈知覺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理亦為之寂感焉敬則虛靈知覺常肅然而不亂烱然而不昏則寂之時理之體無不存感之時理之用無不行矣惟夫虛靈知覺不能不囿於氣又不能不

動於欲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而理之體用亦隨而昏且亂矣此學之所以當主敬也勉齋之論學如此何其與紫陽脗合也而其論道統也有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彰彰較著者一二人而止爾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斯言也又何其見之眞而斷之確也紫陽之門固多賢而智足以知紫陽者則無如勉齋此紫

陽於彌留之際猶拳拳以斯道之託呼勉齋而屬之也與蓋勉齋之於朱門亦猶彥明之於程門曾氏之於孔門云

學統卷之二十七終